

春天，深情地属于老年人

世人常喜用时间的刻度来裁剪人生，将稚嫩的孩童比作初升的旭日，那是生命的早晨，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早春；而将银发苍苍的老人比作残阳，那是生命的暮色，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晚秋。仿佛青春只属于额头光洁的少年，而老年只能在冬日的炉火边回忆往昔。

然而，我要说，这是一种误读。只要心境不老，只要热爱尚存，春天，同样深情地属于老年人。

春天的美丽，属于老年人。年轻时的看花，往往看的是热闹，是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娇艳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急切。而老年人眼中的春天，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深邃。他们能在姹紫嫣红中读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的豁达，能在细雨蒙蒙中品味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的温婉。那满树的繁花，不再是青春的炫耀，而是对生命丰盈的赞叹。当春风拂过满头银丝，那丝丝白发在暖阳下泛着光，与枝头的新绿交相辉

映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厚重、更醇厚的风景？这种美，不张扬，不刺眼，却如陈年老酒，历久弥香，透着一种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静气。

春天的活力，同样属于老年人。你看那公园的晨曦中，在“最是一年春好处”的时节里，多少鹤发童颜的身影在舞剑、在打拳、在且歌且行。他们的动作或许不再像少壮那般迅疾如风，却多了几分太极般圆融的韵律。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生机，是对生命不屈的挽留。谁说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？对于这些热爱生活的长者而言，那是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壮丽。他们踏青的脚步，踏碎的并非岁月的萧索，而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他们在春风里放筝，那根长长的线，不仅牵住了蓝天上的风筝，更牵住了一颗永远年轻、永远热泪盈眶的心。

春天的智慧，更属于老年人。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

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，老年人在书卷中、在与老友促膝长谈中，将一生的智慧细细打磨。他们经历过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的磨砺，此刻更能懂得春光的珍贵。他们不再是春天里的盲目奔跑者，而是最清醒的观赏者。他们懂得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哲理，因此更加珍惜当下，珍惜每一次花开，每一声鸟鸣，每一杯暖茶。

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杜甫的诗句中，那份狂喜与豪情，并未因年龄增长而消减。其实，人生的四季，本就是一场循环的旅程。春光从不偏私，它照耀着破土的嫩芽，也照耀着沧桑的面庞。只要心中有一片永不凋零的桃林，只要眼里有一汪永不干涸的清泉，那么，无论鬓角染上了多少霜雪，生命便始终沐浴在浩荡的春风里。

所以，请推开窗吧，外面的花开了。春天，是生命的盛宴，在这个盛宴的席位上，长者们，理应有着最尊贵的一席。

苏应纯（武汉）

春风至，书香暖

春天来了，万物初醒。风软了，云轻了，日光也渐渐暖了，人心里想读书的念头，也悄悄发芽。仿佛大地一苏醒，心也跟着亮了起来。

古人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这“计”里，不只有耕耘田地，也有耕耘心灵。冰雪消融，草木抽芽，天地万物都在生长，人也该在这个时候把心沉下来，把书捧起来。春天，是最适合重新开始读书的时节。

自古以来，春日读书便是一种雅趣。陶渊明在田园间读书，看到树木交荫、鸟声渐变，心中自然生出喜悦；翁森写《四时读书乐》，一句“绿满窗前草不除”，写尽春天读书的自在；草不必急着除，心也不必匆忙，只需安安静静与文字相伴；熊伯伊在《四季读书歌》中写“春读书，兴味长，磨其砚，笔花香”，仿佛连笔墨纸砚都被春光染得温柔。春日读书，最有画面感。窗外桃红柳绿，耳边莺啼鸟鸣，微风带着新泥与花香轻轻掀动书页。阳光从枝叶间洒下来，落在字里行间，像一枚枚细碎的光。偶尔一片花瓣落在书上，仿佛大自然亲手夹进的书签。此时读的，不只是文字，更是一种心境。无需正襟危坐，也不必挑灯夜读，只需在窗下、在庭院、在暖阳中随手翻开一页，心便慢慢安静下来。

读书也是一种无声的耕耘。古人说，学习如春天生长的禾苗，看不见变化，却天天在增长。读书也是如此，读过的文字、懂得的道理、增长的见识，都会悄悄留在心里，如春雨润物，无声却深远。

春雨最宜读书。雨天闭门，一杯清茶，一卷书，听雨声敲窗，看文字静静流淌，世间的喧嚣仿佛都被隔在窗外，只剩内心的宁静。

书不负人，正如春天不负万物。再忙的日子，也该留一段时光给书本。不必说什么鸿鹄远志，只说窗外花开正好，室内墨香正浓，这般光景，便是人间难得的清欢。

李志宏（福建泉州）

诗意清明

清明古称“三月节”，踏青、扫墓、插柳、放风筝、荡秋千等习俗，都是人与春天最温柔的相遇。这个节日既有春意盎然的生机，也有绵长悠远的思念，自古以来便被诗人反复吟咏，读来总让人心生感慨。

“踏青”是清明最熟悉的习俗。风和日丽，人们走出家门，寻春赏景。宋代吴惟信在《苏堤清明即事》中写道：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门”，春风轻拂、梨花盛开，人们倾城出游的画面跃然纸上。欧阳修在《阮郎归》中写“南园春半踏青时”，将春光、花草与游人的轻松惬意写得生动鲜活。

清明也是追思的日子。扫墓祭祖，是对亲人的怀念，也是对生命来处的追问。白居易写“风吹旷野纸钱飞，古墓累累春草绿”，把春天的温柔与思念的沉重交织在一起。纸灰、青草、清风之间，人们寄托的是无尽的牵挂与不舍。

放风筝、荡秋千，则为清明增添了几分明亮与轻快。古人描写风筝竞放、秋千摇曳的场景，总带着一种温柔的春意。高空中的风筝，像是把愿望和思念一同送上天空；荡起的秋千，也让人感到春天正在一点点靠近。

“清明谷雨两相连，浸种耕田莫迟延”，在凭吊与踏青之后，人们还要回到土地，播下新的希望。清明既是回望，也是出发；既是思念，也是生活继续前行的提醒。

如今，清明已成为国家法定节日，但它真正留给我们的，是一种关于“根”的记忆。祖先、亲人、故土，都是生命无法割舍的部分。清明教会我们在爱中告别，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。人生终有离别，但只要记忆还在，思念就不会消失。在最温柔的春光里，我们怀念过去，也继续向前。

曹涤环（湖南沅江）

逐春而行

孔祥秋
（山东）
摄



春分时节荠菜香

春分时节，阳光暖烘烘地洒下来。我忽然起了挖荠菜的念头，随手拿起小铲子，拎上一只塑料袋，驱车往城外而去。

车子停在城郊的河滩荒地上，浓郁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。我蹲下身子，在杂草间细细寻找。荠菜紧贴着地面生长，颜色灰扑扑的，绿得怯生生，叶片呈锯齿状，向四周摊开一圈。小铲子顺着根部轻轻一撬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整株便连根带土被挖了出来。抖落泥土，露出白生生的根须，叶片边缘泛着淡淡的紫红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嫩。

挖着挖着，我的思绪

不知不觉飘回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飘回淮河岸边的春天。那时候，每到春分前后，河滩上、田埂边，荠菜一蓬连着一蓬。我总跟在母亲身后，提着竹篮，看她熟练地挖菜。母亲目光一扫，铁铲一撬，手腕轻轻一抖，泥土便落回地里。空荡的竹篮，很快垒起一座碧绿的小山，河风贴着水面吹来，荠菜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那时候家里穷，零食几乎没有，荠菜便成了春天里最大的期待。最香的，莫过于荠菜饺子。母亲把荠菜焯水、剁碎，拌上鸡蛋和一点肉丁，厨房里顿时清香四溢。她包饺子时指尖翻飞，一只

只元宝似的饺子整齐排在盖帘上。水沸下锅，白胖的饺子浮上来，我总是等不及，烫得直吸气，却还是舍不得吐。

还有最简单的荠菜鸡蛋汤，绿莹莹、黄澄澄，喝一口暖意直入心底。那时荠菜不仅是春天的味道，更是帮我们度过春荒的“救命菜”。如今再吃荠菜，多半是图个新鲜，可在当年，它是真正能填饱肚子的食物。

太阳渐渐西斜，我低头看着袋子里的荠菜，不算多，却足够吃上一顿。回程路上我已打定主意：今晚，一定要包一顿荠菜饺子。等那熟悉的清香从厨房里飘出来，淮河岸边的春天，也就一起回来了。

谢正义（安徽淮北）